支流

012201612

沐羽〈前奏〉

楊智仁〈思念是一隻貓〉

張欣怡〈癢〉

李楊〈深意〉

蘇美琪〈她的國〉

重重〈剪指甲〉

浸大文學創作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投稿可以寄到《支流》tributaries.bu@gmail.com，作品如獲刊登，我們會通知投稿人；稿件不合適的話，不會通知。希望大家體諒我們人手不足。 投稿者須附上：（一）真實姓名和筆名(如有)（二）就讀 / 就職浸大的學系和年份（三）職員 / 學生證號碼，現時職業（四）手提電話號碼（五）電郵地址（六）郵寄地址

希望各位同學、校友踴躍支持《支流》。

出版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編輯** 麥樹堅、余龍傑 / P160206 Designed & Produced by HKBU Printing Section-CTP-RM

前奏

沐羽

人文及創作系

（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

二〇一二—二〇一六

那是一段粗著嗓子模仿宋冬野的歲月，不知為何總是有空的大學生，嘶啞喉嚨，有一句沒一句地背誦半詩半歌的詞句：董小姐、莉莉安、安和橋——讓我再看你一遍？從南到北。從手機喇叭播放出來的前奏鼓聲才甫敲起，腳就禁不住踩起節拍，鞋根鞋尖鞋根鞋尖，像群拙劣的業餘踢躂舞者。學校附近有條短橋，凌駕於日間繁忙夜晚仍然通明的交通要道上，連接兩座校舍。那時只要稍為無聊，六七成群就愛從宿舍溜過去，買幾瓶啤酒帶著結他，也不管凌晨疲倦，就在那裡喃喃吟唱。人啊，每個時段都有他們喜愛的，狂戀的，想要完全背誦並成為自己精神哲學的歌曲。回想起那些狼群似的歌喉，也都不寒而慄。

但那終究是和善而親切的，記憶，像樓梯扶手縱橫密麻的白痕，暴力拆解酒瓶蓋子遺下的永久印記。那些草叢也因我們倒瀉的、遺下的、各種各樣的而越發茂密：遙知不是酒，為有暗香來。直至而今路過，仍可聽見那些歌聲在盤旋著，在低吟著——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和青春一樣回不來。然而，它一直都在，炎熱而隱隱漫著汗味，帶著酒氣而失去男子氣概的，這個季節，就一直盤旋在學校外頭，明明滅滅，裊裊繞繞。巨大的鐘樓轟然一振，上百隻烏鴉在校園上空受驚而散，記憶一剎騰空了位置，只剩沉鬱的歌聲，醉言胡語。

但我，已是，再沒停留橋上。結他已隨著它的主人到遠處升學，哲學，北大，那裡將要繼承幾個重覆的和弦和日思夜念的董小姐，一個坐著的男孩，喃喃的歌聲如電影鏡頭般穿出宿舍的小窗，飛到好遠的時空。我依稀可以想像好多年後，講檯後站著一個不再少年的身子，玩世不恭的眼神游出數條魚尾紋，沉穩地說著馬克思、維根斯坦、革命、存在主義。啊多麼熟稔的存在主義，多麼讓人聽出耳繭的宣言，那些日子除了虛無主義還有甚麼值得我們熱烈討論的呢——一瓶一瓶酒接下去意義隨著意識消散、一根根手捲菸過後胸肺的不平之氣就用力噴吐出來。直到好久好久以後，一個菸頭可能還藏在樹叢裡，翹首期盼一個熟悉的身影再次停留。那時，考古學者將會閱讀到一個哲學信仰的消亡，而存在的意義又因墜落而上升。

而歌聲呢歌聲也伴隨著走調的人們解散，最後一次上橋喝酒，橋下的街燈一行一行筆直地指向遠方的豪宅群，那些燈火寥寥，隔絕視野的板塊；那些窮其一生，也無法記住其名的時空，成為迷離醉眼用以聚焦的標記。在那個時候，我甚至願意相信那種遙遠與未來是屬於另一個星系的。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夏日炎炎，凌晨無風，啤酒暖得飛快，遍地也是菸頭與喝到一半的酒瓶，滿口也是下次喝少一點，明天抽少一點的空廢誓言。車子在腳下狂飆，每個歸家遠去的人也會留下巨大的聲音。把醉得不省人事的傢伙扶回宿舍時，我們知道我們，將會習慣，每個散席以後歌聲都會低低的暗暗地潛伏，像瞄準著吹箭的忍者，一旦經過草叢，煙蒂就變成矢頭狠狠射出，將肺裡的空氣完全擠壓而出。

留在校園等候畢業的平凡日子，再也沒住宿舍，夜晚來臨後就如若百鳥歸巢般擠上巴士、地鐵、小巴，無所不用其極以最快速度趕回家去，把自己擠成一條光線，一團印象筆法，一首當代舞曲，只求盡快脫鞋換衣洗手，成為苔蘚倒塌在沙發。窗外的汀九橋燈影濃厚，也陌生許多。在終於面試成功又到處打工實習的日子，橋樑一條一條地換著，臉孔與口味也無時無刻在調整。偶爾會收到訊息，換過數次的手機屏幕都會閃著差不多的訊息，諸如此類：「想喝酒。」「這麼夜。」「超級忙。」「等人齊。」現代的三字經，沒人能解釋它為何如何時結構而成，如巫語，如前世遺恨，今生我們的時代將要永遠依賴這些語句，像鍊成陣法般劃出孤絕空間。那些一同高唱過「我要賣掉我的房子浪跡天涯」的男孩們，一一臥在自身的時空裡，再不負荷社交。有時在校寫作業晚了，就到離橋僅數分鐘路程的籃球場，一瓶從便利店買來的大青島，一盒大衛杜夫。有時會有聲音從橋上傳來，縱聲說笑，他們都具備著狂歡的充份理由：年輕、憤怒、希望與朝氣。有時我想靠近看看，但始終不敢，我害怕那些都是我們的鬼魂，只求回來勾引一段無法重履的記憶。

也不是沒有聚會的，只是非常少人，非常稀有，三倆成群，酒吧或公園，談的不外生活生存，工作及其疲倦，存在與剝削。那些齊整而高亢的歌聲彷彿已離得很遠，在港口的最底層，無法突破堆填的岸線。如此這般唯有空洞的聲音在輪回，唯有酒吧庸俗的流行舞曲，節拍強勁地左右迂回，鑿鑿鑿鑿的互相鐺鐺，足以把思緒撞散成千萬碎片，此後就到流連過的角落俯拾回來。攤開掌心可以看見指紋模糊而糾纏，幾乎人人也說自己的紋路複雜了、錯縱了、那些拇指沒有紋眼的忽然開了，有的又不知怎的閉合了。會不會，醉語交纏的這一刻即將隨生命線的調整而再不相會，像京都鐵路，在行進途中啪嚓一聲改道，列車前後分為兩節駛向兩個盡頭，唯有回頭，記憶才能聚集。但已無法再酩酊醉去，踩著磚石路分別趕尾班車的腳步聲空洞，再無音樂感能隨之起舞。

那讓我再聽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呢。還有平常總是嘻笑著，醉倒就成為憂傷詩人的男孩，重逢時他的眼眸已無法在日常隱去沉鬱。日月一疊一疊、一格一格過去，成長也從來並不線性——它一下子來了，擊倒我們，就忽然滄桑而沉默。抑或說，最後最美的一段青春，已埋葬在一條平平無奇的短橋，一條即將不再經過的樓梯，一條再不是回家之路的大道上。我們遺忘了以大合唱收結，嘶叫著的從來只有車與風，好久之前就已是這樣。

臨近畢業的時候，幾乎整個宇宙的準畢業生也聚集在圖書館可以通宵的區域。那像一片參考書的星雲，陌生而神秘地閃爍著微光。昔日一同大醉的面孔也頹然地疏落地聚首了，交換近況，工作訴苦，公轉了五百年的行星群終究在既定路線重逢。那時我偷偷地記住他們的參考書：幽默與城市、省港大罷工、都市的結構。我忽然回到了橋上，昏暗的葉影與低迴的風聲，無形的神在獨自凌空行走，一條一條燈光如鞭子抽打過一片夜晚的天空——讓我困在城市裡，紀念你——而我們各自收拾細軟在凌晨回家，參考書頹然臥在書架上，一如當初的影子，被高樓大廈如神明般的光芒打下，重疊著大家的影子，微弱扭曲。

日子過後始終要學會孤獨，如流行歌的結尾，回聲陣陣，抑或淡出。對於一切的印象，與許就是逐漸抽空的過程，一團黑洞在外頭猛力吸扯，所有未來就被擠壓，扭曲，最後成為集體，成為在橋上大談存在主義時最不願面對的結果。但我好像也忘了說，在終於面試成功又到處打工實習的日子，曾有幸坐到角落的位置上，每當工作量大又得以一人工作時，我就戴起耳機，默默把破落各處的時空縫合起來，那時我可以看見他們的臉龐閃回過我的眼前。已沒有誰背起結他離開北方，也沒有誰的餘生在追尋北方。冷靜而單調的工作洗過了人生的一個階段，就會開始理解，為何在那段時候會有人聽著聽著重複的和弦和鼓聲就痛哭失聲——他們只是遺落得比較早。所有人的青春注定都要是丟失的。

某日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見隧道裡一個拿著結他彈唱的少年，又倒錯地從他臉上看到在橋上醉倒的我們的模樣，那時，橋的影和人的聲啪嚓一聲就聚合起來，清唱的聲音猛然成了大合唱，手機的劣質喇叭聲就砰然響起，歌聲就如此陌生而走調地在隧道的牆壁上來回撞擊飄揚。突然我收到手機群組裡聚會的邀請，大部份人又無比迅速地答應了。我們，原來，就是這樣散落四周地互相感應著彼此，在昏暗的平凡日子，存在有時只為著等候召集的歌聲。那男孩換了一張樂譜，只是想了想，前奏又再徐徐響起。在那時候，我願意相信，他也是一個大學生，在遠遠離開家鄉的日子，如電影鏡頭般把記憶拉回好高好藍的天空。

思念是一隻貓

楊智仁

市場學系

四年級

思念是一隻貓，一隻純黑的家貓。
白晝時總愛躲在沙發底，衣櫃裡懶睡，
黑夜關上燈才會四出竄動，左蹦右跳。
手指頭忽而被濕潤的溫度舔了一下，
雙腿冷不防被軟毛蹭了一蹭，
思念的軀體在黑暗中越發清晰。

思念是一隻貓，一隻淘氣的家貓。
偏要追捕一顆永恆的雷射紅點，
硬要抓破家裡所有新的傢俱，
更要推跌書桌上的一盞燈。
思念總在母親心緒煩亂時添亂。

思念是一隻貓，一隻靈敏的家貓。
午睡時的耳朵都是豎著。聽著
錄影磁帶的轉動，
相片簿的翻頁。
彷彿連秒針的跳動，
都逃不過思念的耳朵。

思念是一隻貓，一隻我搬走後母親領養的貓。

深意

李楊

中國語言文學系

三年級

野草高，越過顱頂，抹去了大片天空，剩下的蒼白跟隨著山徑蜿蜒。天色煞白冷冷沉沉，給有生命的都鋪上一層灰。碎石沙土在一行十多人的腳底下喀啦作響。「估唔到啲草生得咁勁啊下，早年架車駛埋上來都得啊！」姑丈用嘹亮的聲音叫道。「係囉，上年條路好闊架嘛，三個人並排都得啊，而家要一個個咁行。」比我年長二十年的堂兄說。回望後方，只見一些年長的親戚開始面有難色。路邊，一群特別大的黑蟻激動地咬噬著一份無法辨認的蟲骸。我警戒地靠左走，卻差點碰著一張佈滿異物的蛛網。

「哇，乜啲草生到入曬來嘅！」姑丈訝異地說，中氣依然十足。「上年就冇事啊，有畀錢嗰啲人搞啊嘛。」四伯解釋，聲音因為長期抽煙而沙啞。「咁今年呢？」姑媽問。「上年就見佢地唔到啦，所以今年都冇啦……」四伯回答的同時燒了一口煙來抽。墓在山頂與腰之間，密密麻麻的生滿了各種野草，還有兩棵不同的樹。我環顧全山，隱約見到數個被長草淹沒的灰色建築，似乎整個山頭都缺少來訪的人，總覺得有點不妥。能被錢推磨的人不在，眾人便自行動手拔草，堆成一份份拋下矮坡。墓紙為灰啞的墳廓飄上一抹紫紅，又貼上一片亮黃，又交叉鋪著青白。隨手撿來的石太輕時，墓紙就會翻滾著、滑翔著的離開了這裡唯一的人煙，直到被湧動的長爪或攔或截的擱下。

在輪候上香的過程中我聽得有人問父親何時起棺，便問母親為何。母親只把伸直了的食指碰著鼻尖。我噓了一聲，走去問父親，「阿爸，點解要起棺嘅……?」「呢個墓個位唔太好，當初喺二伯一個人負責揀位，所以而家要轉位。」父親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說。二伯對我來說是個傳說人物，我從未見過他的人，相片也沒半張，基本上早早與我們整個家族斷絕了聯繫，生死也不知。唯一知道的是他的兩個子女都當了醫生。父親沒有多說，我也沒有多問。結果還是要從母親那裡打聽這事。後來母親說，父親由於近年諸事不順——先是投資失利，繼而失業，最後破產，加上其他叔伯的遭遇也不好，便懷疑起風水來。一向說自己只信訓覺的父親，走去找了個中國有名的玄學家解惑。兩位姑媽也拜訪了那位玄學家一回。據父親所說，那大師準確無誤地解答了兩位姑媽所有的試探疑問。那玄學家也不怠慢父親，親自走到流乎山裡看。看完墓以後，父親便急急地約了整個家族的人出來，然後便有了一致的轉墓決定。母親又說要不是大師說，只能在某個日子起，他們肯定即日便起棺。我追問，那墓到底出甚麼問題了。「佢地話二伯揀嘅位，好有問題，會對我地有好大影響……」母親看著檯面。「媽，咁你信唔信？」我看著地板。母親停了一會：「……可以唔信咩？」

我心裡寒涼，自己又回到長草之中，但在山頭裡蟄伏的、消失了的都不令我生畏，教我不自禁地打哆嗦的，是那一副滲著霉黑屍水的木棺，棺中有一副骨，還有一堆模糊的血肉，仔細看還有十多張臉，我看到了自己的臉，臉也看著我。有些東西打在我的臉上，我以為是雨，卻是泥土。

父親那時沒有激動，而像香燭的煙。他將一把顫抖著的小香插到我手裡，一截斷燼辣疼我的虎口。其他人鐵定的都聽到父親答我的話，卻都沒甚麼可說，留一副淡然的神情，上香、投祭品。向無能為力的先人祈求著保佑；往積了深水的木棺默念著瑣事。三伯想要燒一串爆竹，不理部分女性反對，顧自說甚麼全家人齊，就在墓前的空地點起引線來，眾人都叫他遠離爆竹，他卻硬要站在爆竹圈中。爆竹霹靂啪啦地轟動山頭，三伯沐在煙硝中微笑。

她的國

蘇美琪
人文及創作系
（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
二〇一四—二〇一六

我在森林走了很久，已經成為女王，
你卻不知道小鳥都膜拜於我
風聲吹動了我的樹葉沙沙地響，我說怎麼了，
畢竟風我無法控制
後來我在地底前行了兩萬里，
征服了不肯臣服於我的蛇精土獸樹根怪人
每一片土地的溫度和森林都不同於你的炙熱，泥土是最好的粘合劑黏合我

有時候我在砂石之間沈睡不知道
太陽月亮順利交接，直到星星重複你的願望
種植的時候我把泥土翻鬆一起播下種子
等候下雨陽光濕潤的空氣被嫩苗吐出
我清楚記得草地上
每一個坑洞和每一棵草的位置就像它們長在我身上
長在我身上扎根深深地汲取骨髓中甜美的汁液綻放微小的花噴出花粉

我以為我的身體再不能
種其他植物除了草，旱季到來草就死了泥土一塊塊裂開
夢裡不斷重複種草的過程，花蕊的顏色竟然
越來越清晰不斷放大包圍視線
「不，土地只能種草了，搬開一個個泥塊疙瘩
不會讓它回復濕潤除非翻土。」
這與天氣無關四季照舊遠眺茂盛樹林迷迷糊糊的風景那裏只有不需翻土的地

有大樹說樹皮縱使萬條皺摺醜陋乾裂也不能將此撕下
（枯葉在抖動下灑落）
蕨類藤蔓毒草大樹，從不在田生長，
田依賴外力永遠不如森林
赤足踩在枯葉上將褐色的一片一片
跺成碎片融入泥土，我忍不住
撕一點樹皮摘一些樹葉聽聽尖銳的呼救和痛楚但不敢砍掉大樹

起一片有豐富物種的森林，
在身體上棲生，鳥蛋破殼的聲音足以帶來風
灌木長芽引來陣雨，蚯蚓在樹根穿梭，遮蓋太陽直射的光線
藤蔓伸延到我的心窩，穿過傷口編織一頂豔紅的桂冠
田無法填飽成長的慾念，慾念想擁有一座森林
雛鳥被父母從高處推下學會飛行，不悼念跌死的同胞
昆蟲從泥土冒出，葉子們邊界模糊甚或沒有

你拋棄另一塊田，說要繼續種草猶如
以前一樣，不知道田會產下一座森林，迷霧讓你看不清樹冠的高度
兩萬里之行，蛇精土獸樹根怪人和動植物
活在這裏，廝殺不敬的人，屍首懸掛在岩石上的樹幹，例如你
「噓，你聽見生長的聲音嗎
淚水已化作花瓣上的露珠，沒有苦澀的味道」
在夢中我偶爾抱著你的頭顱，帶領你看血肉如何成就我的萬物

癢

張欣怡
人文及創作系
（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
三年級

她的體質比較容易發癢，像某些人擁有比一般人更邪惡的體質。

醫院慘白的燈光裹住她破損的皮膚。幾道猩紅的抓痕烙在手臂和脖子上，有幾處還沒結痂，像是隨時都能擠出血來。

「皮膚科　呂嘉琦醫生」

再三確認呂嘉琪不是個男人後，她才敢推門進去。上次母親介紹給她的男醫生剛要開口，劇烈的痕癢便在她身上羞恥地擴散，先是腳板，然後是小腿，大腿，臀部，陰部，背脊，肚子，乳房，手臂，頸部，最後抵達臉上。她能感到血液裡有個房間，裡面存放了無數條毛蟲，一被人打開，便運送至身體每一個毛孔。蟲子從窄細的毛孔裡鑽出來，軟綿地貼著肌膚蠕動，再鑽入下一個孔穴。痕癢便是在如此進進出出的動作中產生。那次看醫生的整個過程只持續了兩分鐘，她便因無法忍受發癢而逃離診室。

眼前戴口罩穿白袍的女性使她舒了口氣。

「哪裡不舒服？」

「癢。」

「哪裡癢？」

「無處不癢。」

「你的身體沒有問題。」女醫生檢查後收起耳筒，作出診斷，「我開一點藥膏給你止癢。」

「那是甚麼原因使我如此？」

「暫時看來，是精神性的皮癢。」

「甚麼意思？」

「人的皮膚負責保護身體，防禦外物的侵襲。而它亦會誠實反映出所有遭受的傷害，包括你看見及看不見的。情緒亦可能引致癢感，請盡量保持心境開朗。」

幸運的人總愛叫困境裡的人樂觀面對逆境，如同為面部肌肉癱瘓的病人撐開一個笑容。

從醫院出來後她並沒有立刻回家，而是如常到圖書館打發時間。她在一本醫學書上看到，「癢」在1660年才被下了定義—「一種能誘發搔、抓慾的不愉快感覺。」怎麼能這麼晚才確定癢的含義，這是多難熬的一件事。

她開始為自己身上的癢找定義。不愉快的感覺是在楊先生出現後常開始的，她憶起。準確地說，是在楊先生娶了她媽媽後才產生。楊先生並不會予人甚麼好印象—矮胖，貌醜，油膩的光頭下是一張同樣泛油的臉。媽媽第一次帶她見楊先生時，他瞇著眼睛來來回回的打量使她身上的汗毛都豎了起來。那眼神落到臉上，再一寸寸爬下去，爬到了腳，再一點點蠕動回去。「楊叔叔能供你上大學喔」那時媽媽塞滿笑意的話使她意識到這個男人以後將成為她的父親。

後來，突然有一天，她就感到渾身上下開始發癢，若是有異性與她談話，痕癢便越發厲害。

她曾拿熱水把自己的手燙得通紅，可燙壞的皮褪換後並沒有長出健康滑嫩的肌膚，而是另一層糙皮。

她也曾用小刀或挑或刮，試圖驅逐不斷蔓延的感覺，卻只能在樹皮般的皮膚上留下絕望的疤痕……

圖書館閉館的提示音把她從追溯的過程中拉回現實，她必須離開這僅有的收容處，回家。想起，她體內又開始一陣躁動，癢感逐漸噬咬每一處的肌膚。她開始拼命地抓，像要把皮膚揭開似的抓。指甲縫開始被皮屑填滿，抓過的地方開始現出血絲。

我要把這層不潔的皮摳掉，她想。

剪指甲

重重
中國語言文學系
三年級

她第一次留長指甲，不懂得怎麼剪，猶豫過後，向父親求助。父親聞言放下手上工作，取來剪甲工具。他沒用指甲鉗，他用小小的剪刀，她知道那是他的喜好。他打開檯燈照著、輕輕托起她伸出的手。粗糙的指腹接觸肌膚，強烈的摩擦感猶如石頭磨過。剎那間腦海閃過縮手的衝動，她強迫自己放鬆，任他施為。父親也許沒甚麼心機剪，第一下就剪深了，她吃痛，動了動唇，可是甚麼都沒說。

她沒喊痛，他沒有停。

她想過出聲，卻記起自己早就試過了，試過不止一次。灰濛濛的晚上，父親特別容易生氣。他沉默不語就是動怒的先兆，下一秒，往往就解下皮帶。皮帶抽出來那下是有聲音的，扣環碰撞冰冷得令人心寒。只有被皮帶抽過的人，才知道皮帶抽在身上有多痛。她驚慌躲避，寬敞的客廳內展開追逐戰。其實談不上戰，父親總是沒幾步就追上，接下來她哀求哭叫也阻止不了發生的事。

她喊了痛，他沒有停。

她忍痛安靜等父親繼續剪。沒必要說，她想，反正沒下次了。他很快剪完四隻，剪得不好，白色部份長短不劃一，邊緣歪歪斜斜怪難看的。第五隻時他又剪得太入，她的手顫了顫。父親留意到動靜，停下動作抬眸看她。這種熟悉又陌生的目光，她是見過的。那次她退到床頭，後面就是牆壁了，父親拿著慣用的行刑工具步步逼近。緊張與焦躁與不安交織成綿密的網，指甲都被她咬得裂開來了。但他遲遲沒動手，只是僵在原地死死盯著某處。她第一次看見他那麼晦澀的目光，只覺密碼高深難懂，破譯不出來。她順著他的視線看去，只見大腿上一道道猙獰瘀青不知何時裸露於外。父親啞著嗓子問：「我打的？」她恨恨答：「不然呢？」房間彌漫怪異的氛圍，父女維持獵人與獵物的姿勢：父親居高臨下，女兒蜷縮一團。半晌，他甚麼也沒說，轉身走了。她一時沒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抽出嘴中咬崩了的手指，怔怔目送他身影遠去。

她沒喊痛，他停下來了。

又是那種目光，又是做到一半的動作。懸停剪刀，父親與她四目交投，眸裡是無聲詢問。她忽然發現父親眼簾垂得很低，有點疲憊的樣子。她忽然記起父親眼睛不好，檯燈光線太昏暗，他是看不太清的。她遲遲疑疑開口：「痛。」父親慌忙拿開剪刀，彎低了頭去看。見狀，她小聲嘟囔道：「剪得太入了。」也不知道父親有沒有聽見，他默不作聲，只是瞇起眼細細檢閱先前剪的幾隻，把她的手端起又放下，參詳了半天才開始。這次，沒再剪痛她。之後他拿來銼刀，一點一點把凹凸的邊緣磨平。父親手上厚厚的繭還是硌得她不舒服，但最後他抽手的時候，她不著痕跡蹭了蹭。輕輕的，微微的一碰，沒讓他察覺。末了，父親問：「會剪了嗎？」她靜了幾秒，然後道：「還沒，下次再教教我？」父親彷彿頓了頓，才答道：「好。」父親說出那個字時，她似乎看見他笑了笑。

或許是她的錯覺。

或許不是。

編者的話　卡爾維諾的朝鮮薊

假如你讀過卡爾維諾的〈文學裡現實的諸層次〉（1978），便不會覺得朝鮮薊的比喻突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世界現實是多樣的、多刺的，而且層層相疊。就像朝鮮薊。對我們而言，在一部文學作品中，重要的是可以不斷將它剝開，像是一顆永遠剝不完的朝鮮薊，在閱讀當中發現愈來愈多新面向。」因此，我試圖剝開今期刊登的六個作品，看裡面有多少層次和尖刺。

〈深意〉要讀至後半才知道不是平凡的掃墓有感。後人替祖先起棺、轉墓屬家族大事，但李楊的敘述不遲不疾，好有隔一代人的距離感；人物關係層層互扣——父親、三伯、四伯、兩位姑媽、「我」、堂兄、姑丈、母親以及在作品中從未現身的二伯，幅射的關係在短篇中已非常立體。作品有幾個上佳片段：壓尾燒爆竹的喧鬧固然重要，還有黑蟻咬噬蟲屍、紙錢隨風滑翔直至被樹杈攔下。這個作品耐讀，信息多樣。

蘇美琪的〈她的國〉節奏迅猛、氣勢不凡。自然界聽命於「我」這位女王，但「我」的權力並非無邊無際：田和森林為對抗意象，串起相關的各種隱喻，織成一個超現實故事。縱使不明所以，但單單跟著充沛的句意轉一圈也甚痛快。

〈癢〉幾乎略去「她」皮膚痕癢的原因——是楊先生長相醜陋（原罪啊），抑或「他」曾不懷好意盯住「她」，還是「他」毫無先兆成為後父才是病因？大抵張欣怡不想我們關心這個問題，而想讀者從另一角度思考癢的產生和存在——據說，癢是最細微的痛感。

試以層遞、疊加的方式讀楊智仁的〈思念是一隻貓〉：思念是純黑、淘氣、靈敏的家貓——但詩不單單為概念配對意象，貓也是故事的一部份。母親想念孩子，在家裡與黑貓日夜相對的畫面予人深刻印象。

重重的〈剪指甲〉寫父女關係，讀來令人屏息，感慨良多。在此我特別提三點：一、文中的父女可能從未牽手，剪指甲是唯一的觸碰。二、女孩年紀很小，卻有與年齡不相稱的膽量和寬容，即早熟。三、留意指甲由咬崩、留長、剪得不好最終用銼刀磨平……接著再生的進程。

也許每個剛離校的年輕人都有沐羽〈前奏〉那種泛指為「抑鬱」也不恰當的情緒。逝去的縱然不太完美，卻不禁頻頻回顧。浸大橋的夜景不美，只是車流、豪宅、醫院……教人沉湎的是存在感，而存在對沐羽而言有時很複雜，有時很簡單——青島啤、瑞士菸、結他和沉厚的嗓音。

上述作品釋放的感情或揭露的人間真象可能令人不安，但正是「世界現實」的紀錄。據聞朝鮮薊味道青澀，喜歡的人說是淡雅，其餘則說是乏味的竹筍——文學也是各有口味的，但不妨有欣賞的廣度。

卡爾維諾的朝鮮薊之喻發表於一九六三年：他在七十年代致力開拓小說創作藝術的可能，成果是《看不見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等著名作品。

麥樹堅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